

诗路放歌

纹与河床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 南豫见

溃堤

时间裂口的刹那
铜钱在子夜锈蚀 六百吨黑火药
将母亲河撕成襁褓的绸带
四月尚未灌浆的麦子捂住眼睛
八十九万粒魂魄升起如萤火
在郑州西北的星空下沉降

那些陷在淤泥里的姓氏
至今仍在黄河改道处漂流
当刺刀剖开陇海铁路的喉管
浑浊的羊水倾泻成战争的地图
有人用毛笔蘸着泥浆写下
“以水代兵”四字，比断流更干涸

泽国

四十四座县城长出鳃
灯光下漂浮的屋脊啃食浮萍
盐碱地伸出惨白的手指
丈量腐木记录的水位线
婴儿的摇篮卡在槐树顶端
像搁浅的木船等待季风

我们收集芦苇深处的呜咽
把哭声编成防汛的柳条筐
黄沙裹挟的嫁妆沉入河底
银镯子与弹壳相互锈蚀
遗落的铜镜映出满天蝗虫
有人收割水面倒悬的稗草
酿造比硝烟更苦涩的烧酒

补丁

那些年拖拉机驶过龟裂的河床
铁犁翻开弹片与陶罐的残章
幸存者把麦种播进弹坑
将骨殖化成磷肥的微光

农技站的红砖墙上
褪色标语与绿藤蔓相互缠绕
我们用六十年缝合这片洼地
盐碱渍烂处，棉花吐出云朵
葡萄藤沿着防风林攀缘而上
农具藏在月色下梳理阡陌
像梳开母亲打结的长发

每当暮色浸透晒场
总有大雁徘徊成未愈的伤疤

麦浪

现在的秋天是部金色印刷机
联合收割机滚动着历史正文
数万亩大豆摇响青铜编钟
滴灌带在沙壤里刺绣经纬
智慧玻璃大棚复制春的胎动

卫星图里绿色的脉络
沿黄河故道静静舒展
我们终于能用麦穗的弧线
重绘那幅被洪水冲走的山水

当无人机掠过农场上空
每株作物都在发送摩斯密码
破译后的字节是：
所有创伤终将成为指纹
印在文明的掌纹深处
如黄土般厚重，如种子般轻盈

星光

❁ 刘敬行

穿过大山挺直的脊梁
穿过小河的百转柔肠
穿过岁月的肋骨和心脏
再深一点儿就穿过我的命

道路扭曲的痕迹
一半像葡萄一半像俯冲
有多少弯曲就有多少不屈
前赴后继的身影
铺成这条路的前世今生

萤火虫跟着路标追寻光的旧址
红子鸟的翅膀穿过驿站的风
一声枪响 子弹划出路的弧线
穿过峡谷的针眼
为裂缝的天空打了一块补丁

48公里 一条缚住苍龙的长纆
或是一根长长的绳结
牵着80年的蹄声
饮马浆水时光
山谷里仍回响着一声声嘶鸣

横着 由东向西
通向红色的河流与山川
如果坚起来 便能通天
只是没有梯子
需沿着一串带血的足迹向上攀登
如若攀到银河的外面
猛回头 最亮的还是
抗大旧址的油灯

灯下漫笔

纵情山水田园间

❁ 王争亚

山水田园诗是中国古代诗词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山水田园赋予了中国古代文人太多的灵感，古代文人有太多的情思要对山水田园诉说和表达。“文章为案头之山水，山水为地上之文章”便是古代文人炽热的山水田园情怀的真实写照。

说到山水田园诗词，我们首先想到的诗人应该就是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首先想到的诗词就是曾为后人留下了“桃花源”文学母题的《桃花源记》，诗文让人们感受到了桃花源体的安宁与恬静。那里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自然美景，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农家院落，有“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乡村气息。除此而外，陶渊明在其他诗作《归田园居》《饮酒》等诗中还通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等朴素自然的语言描绘，表达了诗人不屑功名利禄、寄情山水自然、归隐农耕田园的生活态度，从而让后人看到了一位不为名利、不落尘俗的封建社会士大夫的高洁人品与风韵。作为我国古代山水田园诗词的创始人，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篇，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水准。

著名诗人王维是盛唐时期中国古代山水田园

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被人称之为“诗佛”的他，晚年隐居于终南山下，于山水田园之中感受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渔舟逐水爱山村，两岸桃花夹去津”的自然情趣。王维在继承的基础上，把山水田园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那首著名的《山居秋暝》便是其中的代表作：“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首诗描写的是山间秋夜的自然景色和田园生活的场景，表达了诗人对山水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诗中有画，画里含情。末联显志，水到渠成。整首诗清新自然，格调高雅，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清幽明洁之气。在另一首《积雨辋川庄作》诗中，“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两句又为读者描摹出了一幅夏日雨后的田野风光图：广阔的原野上水田星罗棋布，洁白的鹭鸟在水田上翩翩飞舞；在浓荫茂密的树林里，黄鹂用甜美的歌喉互相唱和。诗人俨然是一位高明的画家，把辋川田野描绘的画意盎然，生机勃发。

被李白奉为“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孟浩然，也是盛唐时期与王维齐名的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他曾渴望蟠宫折桂，所以在《长安早春》诗



壮美草原（摄影） 吴建国

荐书架

《序跋集》：一位作家的精神图谱

❁ 暴晓楠

在当代文坛，鲜有一位作家会像墨白这样，在序跋文字中展现出如此深邃的思考与独特的文体魅力。他的新作《序跋集》，是一部特别的“精神自传”。收入这部集子的跋《生命之体验》写于1992年，最后一篇《〈乡愁记〉序》写于2025年3月，时间跨度33年；以写作时间顺序编排的近80篇序与跋分自序与他序两个部分，内容繁密而饱满，涉及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戏曲创作以及地理、历史、经济、建筑、绘画、书法、篆刻、摄影等相关书籍的写作。作者以独特的方式理解生命与情感、历史与现实，并着重从写作和审视的角度揭示了梦境、幻想、记忆、时间、空间、叙事、故事、经历、虚构、现实等元素与文学艺术及人生的关系，既是作者漫步时光的歌吟，又是作者通过写作实践、阅读对叙事艺术创作技法进行的探究和解读。在这部作品中，他以序跋的形式，记录下自己在

参观八十二烈士纪念馆时，一件扭曲而锈迹斑斑的实物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从轮廓上大致可以看出，这应该是一支步枪，只剩下枪管的步枪。枪管已严重变形扭曲，接近于90度直角。这是刘老庄战斗中，新四军某部4连指战员曾经使用过的枪。枪沉默着，似乎在无声地诉说那场激烈而残酷的战斗。

1943年3月18日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凌晨，薄雾笼罩着苏北大地。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平静。前一天突围到刘老庄的4连官兵正在休整，引擎的轰鸣夹杂着零乱的马蹄声隐隐传来。负责警戒的哨兵匆匆跑来喊醒连长白思才，报告说敌人已到南面5里的地方。这位英勇善战的年轻指挥员并未慌乱，他立即和连队政治指导员李云鹏简单交流了几句，让通讯员传令各排马上起身，收拾行李装备到庄子后集合。

老百姓在田野里慌乱地跑着，有的拉着牲口，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抱着小孩，敌人的枪声就在不远处挑衅似的持续响着。白思才带着队伍向西北方向行进。刚走没多远，只见一条又宽又深的交通沟向西蜿蜒伸展着。指战员们都下了沟，顺沟前行。忽然从西南方向冲过来一股敌人的骑兵，一匹、三匹、五匹……来势汹汹，白思才想要避其锋芒，指挥大家疾步快走，尽量甩掉敌人。这时，走在最前面的班长跑回报告：“交通沟是断截的，走不通！”情形万分紧急，机智的白思才把驳壳枪掏了出来，让大家准备好战斗。敌骑兵很快冲到跟前，白思才的驳壳枪打响了，大家一起开火，先头的几个骑兵中弹栽下马来，后面的见势不妙，赶紧缩了回去。敌骑兵虽暂时被打退，但后面黑压压的步兵却扑了过来。附近没有院墙和树林等障碍物，也没有坟堆等小高地隐蔽。白思才知道，要更好地保存自己，更多地杀

峥嵘岁月

一截扭曲的枪管

❁ 张向前

此后，鬼子又连续发动两次进攻，均被打退。4连的伤亡不断增加，可勇士们仍然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工事摧毁了再修，掩体毁了，用土包堵上去。轻伤员包扎好伤口继续战斗，重伤员拖着伤腿为战友们压枪弹、递手榴弹。见久攻不下，川岛让伪军到阵前喊话，承诺只要新四军放下武器，一定不会杀害他们。回答他的，是一排飞速的子弹，喊话的伪军当场毙命。川岛恼羞成怒，集中所有的山炮、九二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向4连阵地猛烈轰击。炮火的浓烟覆盖了战场上空。

白思才被流弹炸伤，左手失去活动能力，昏迷过去。苏醒后，他挣扎着爬起来，来往于壕沟内，鼓舞士气，安慰伤员，指挥战斗。临近黄昏，白思才和李云鹏再次清点部队，发现只剩下20多个官兵，还大都负了伤，枪弹以及手榴弹几近打光。与敌苦战10余个小时，没吃一粒饭，没喝一滴水，干裂的嘴唇冒着血丝。眼前的交通沟，几乎被敌人的炮火摧平。白思才下令把余下的子弹集中给重机枪使用，轻机枪全部拆散，并将机密文件和报刊全部销毁。夕阳西下，日军发起第5次进攻，涌到4连的阵地前沿。白思才高喊一声“杀啊！”霍地跃出战壕，李云鹏挥动

中写道：“何当桂枝耀，归及柳条新”，但诗人丰满的理想最终还是败给了骨感的现实，以致最终隐居不仕，融入自然。《过故人庄》便是其回归田园生活的生动写照：“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舍，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一次诚意的邀请，一幅原生态的村景，一桌农家的宴席，一席家常的话语，再加上一个重阳的约会，仿佛一幅清新的水墨画，读者的视觉、味觉、嗅觉都感受到了烟火人间的味道，给人以真切具体、如临其境的现场感。诗人对农家田园生活的喜爱和向往之情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

其实，有大自然情怀的岂止是上述几位山水田园诗派人物，那个游走四方的诗仙李白一生纵情山水田园间，写尽了山山水水的雄奇灵秀，“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及“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均不失为山水田园诗的名篇佳作。

杜甫因“安史之乱”而四处漂泊、颠沛流离，最终到达了没有战火的锦城之地，由此度过了一段疏放自然的时光，在浣花溪畔的青山绿水间写下诸多山水田园诗篇。那里地处“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的城

民间纪事

小菜园的亲情密码

❁ 尹红岩

岳父并非种菜能手，然而他却在家门口开辟了一块不小的菜园，而且一年四季收获丰富。看着他精心经营的菜地，我们兄妹颇为感慨。

岳父从镇供销社退休后，便和岳母一起去省城照看孙子孙女。当孩子们逐渐上学，两位老人的思乡情与日俱增，最终选择回到乡村，回到老宅，回到他们悠闲自在的家。我们兄妹几个时常被工作和生活所累，很少回家。偶尔遇上假期，也只是匆匆聚，匆匆离。

在庄户人眼里，门前门后的每一寸土地都不能丢弃。勤劳的人会扎上篱笆，种些花草、蔬菜之类装点美化家园。

岳父家门前有一小块空地，堆满了废弃物。起初，他只是随意种些梅豆、丝瓜、苦瓜等爬藤类菜。这些无需精细管理，任由它们自由生长，结果如何我们不以为意，权且是给岳父岳母寻求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

然而去年初冬，岳父对空地动了大劲儿。他找来机器清理了杂物，重新平整了土地，买来农家肥施了一遍，认真规划了菜园的使用，购买各类菜种悉心种植。春天有油菜、菠菜、黄黄苗，夏天有黄瓜、茄子、豆角、荆芥，秋天有辣椒、丝瓜、梅豆角，老傻瓜，还有冬天的萝卜、白菜等，一应俱全，四季不缺菜。

岳父岳母把菜园当作宝地一样伺候。为干旱的蔬菜浇水施肥，给豆角黄瓜搭架子，一丝一毫不敢马虎。还别说，看着各种高高低低的蔬菜界限分明，就像是艺术品，让人赏心悦目。

现在想来，我们对岳父最初弄菜园的阻挠和担心都是多余的。

那是岳父岳母从城里回来，一下子清闲了，进进出出很是无聊。当时他的膝盖出了问题，行动不太方便，我们也不让他经常外出。一来二去，他的脾气没有以前温和，动不动就发火。尤其看到门前那块杂乱的空地，他的心情愈发烦躁。于是，他决定将这片空地整理成小菜园。我们担心他的腿病会加重，而且岳母也会跟着操劳，害怕身体有什么意外，都不支持。大家采取车轮战，轮番劝说，都不奏效。岳父这边还没说通，岳母竟一反常态支持起种菜来。最终我们妥协了。但提出的条件是，如果身体没问题，才可以继续种下去。

结果证明，这片小菜园不仅给岳父岳母带来了心灵的慰藉，也让我们深感敬意。

看着菜园里不同时期的菜品，我想起了北宋词人秦

郊乡间水边，四周有着“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的竹园荷塘麦田景色，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置身山水田园之中闲适自然的心情。

曾在杭州做官的白居易对人间天堂的山水留下了极富诗意的赞美：“松排三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而与白居易上述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则是刘禹锡的“遥看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出自唐人张志和的《渔父词》，诗句描绘了江南原野美景，作品亦山水、亦花亦鸟、亦静亦动的描写，极具画面感；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由“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田家待客情景进而悟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人生哲理，堪称佳作名篇。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山水田园诗篇犹如浩瀚璀璨的星空，以上所列或许只是其冰山一角。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最具感染力的金句，并且逐步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鉴于，我们赏析古人的山水田园诗句之韵，不失为一次领略华夏绿水青山的文学之旅，这对于引导人们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呵护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山水田园、促进人与自然的更加和谐，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行香子》：“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词中描述的小园春光真的就在眼前。不论是花草还是蔬菜，只要种得好，都能为生活增添色彩。种菜不仅可供生活之需，其过程也是一种劳动，一种享受，一种养生。乡村农家的田园生活不是许多人所向往的吗？前段时间回了趟家，一下车便看到一幕令人动容的场景。岳父坐在小板凳上，头上戴顶草帽，弓着腰在芋头地里薅草。岳母拿把小蒲扇，头上搭了块毛巾，在架豆角的枝叶间捉虫子。岳父岳母对待菜园子如同对待孩子们一般呵护。无论是薅草、浇水、捉虫，还是搭架、打叉、采摘，都是倾情而为。岳母说，这菜是咱自己吃的，地里的上是农家肥，有虫子了我们就自己捉，能不健康吗？

农谚说：“一亩菜园十亩田。”这块地从一开始的荒废到现在的满园青翠，其中的功夫都装在了两位老人的心坎里。自从门前有了菜园，每次回家我们会主动学习种菜，帮忙采摘，享受这份难得的乐趣。

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科普乐园。孩子们也爱钻进菜园子里，问这问那，忙里忙外，知道了何为韭菜、何为麦苗，能准确叫出各种菜名，认识了很多小昆虫，也不再沉迷手机游戏了。

这个小小的菜园子，不仅让我们重拾田园之乐，也让我们不知不觉间往家里多跑了几回。看着后备箱里满满当当的各种蔬菜，总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惭愧，但当我们夸赞父母栽种的好时，灿烂的笑容便洋溢在幸福的脸上。我也逐渐明白了孝顺的真谛：不单是让父母老有所养，不愁吃穿，更要让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带回的蔬菜多得吃不完，我会送给邻居，邻居也直夸“菜有小时候的味道”。我打电话告诉岳父，他也乐开了花。他神气地说：“咱家的菜没上化肥，没打农药，绝对纯天然。”听到电话那头两位老人的高兴劲儿，我的心中倍感宽慰。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证明，劳动让人快乐，劳动有益健康。

这片小菜园成了我们心中幸福的记忆和鼓励。儿子说：“外公外婆种的可不是蔬菜，那是召唤咱们回家的信号。只有常回家，才能读懂亲情密码，他们心里才更幸福。”我突然意识到，常回家看看其实并不难，只要我们不给回家找托词，回家就变得轻而易举。

带着伤腿为战友们压枪弹、递手榴弹。见久攻不下，川岛让伪军到阵前喊话，承诺只要新四军放下武器，一定不会杀害他们。回答他的，是一排飞速的子弹，喊话的伪军当场毙命。川岛恼羞成怒，集中所有的山炮、九二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向4连阵地猛烈轰击。炮火的浓烟覆盖了战场上空。

白思才被流弹炸伤，左手失去活动能力，昏迷过去。苏醒后，他挣扎着爬起来，来往于壕沟内，鼓舞士气，安慰伤员，指挥战斗。临近黄昏，白思才和李云鹏再次清点部队，发现只剩下20多个官兵，还大都负了伤，枪弹以及手榴弹几近打光。与敌苦战10余个小时，没吃一粒饭，没喝一滴水，干裂的嘴唇冒着血丝。眼前的交通沟，几乎被敌人的炮火摧平。白思才下令把余下的子弹集中给重机枪使用，轻机枪全部拆散，并将机密文件和报刊全部销毁。夕阳西下，日军发起第5次进攻，涌到4连的阵地前沿。白思才高喊一声“杀啊！”霍地跃出战壕，李云鹏挥动

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紧随白思才冲了上去……一场猛烈厮杀后，4连82名勇士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硝烟散尽，川岛心有余悸走出指挥所，来到4连守御阵地，企图找点“战利品”。可惜，他不仅没有抓到一个俘虏，甚至连一支完整的枪也没找到。清点完血泊中的新四军人数，川岛再次愕然，与他1600多名精兵殊死决战一整天的，竟不过是新四军1个连队的82人，而他的部队却有170多人丢命，200多人受伤。川岛拄着带血的指挥刀，满脸懊丧。

战后第三天，淮阴的父老乡亲把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组建了新的4连，被命名为“刘老庄连”。

展柜里的枪管沉默着。如今的它有多沉默，当时的战斗就有多猛烈；如今的它有多扭曲，当时的情形就有多悲壮；如今的它有多凋敝，当时的战况就有多残酷。这支枪管，是被熔铸过的“铁证”，也是一面历史的镜鉴，映射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顽强斗志。“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示范而励来兹。”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还盛赞82壮士浴血刘老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朱德总司令撰文指出：“全连82人全部壮烈殉国的淮北刘老庄战斗……无一不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站在浴血刘老庄主题战壕断面头沟遗址前，一些场景浮现眼前：有的战士端起刺刀，与敌人开展白刃肉搏；有的战士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有的战士枪托砸碎了，就用枪管抡；有的战士用双手掐，有的战士与敌人紧紧地缠斗在一起……枪炮声已然消散，曾经阴霾的天空有鸽子在飞翔，行云无所止息。